

三味夜话⑫

杨洁波

旧匣子里的光

初春的夜晚尚有微寒,三味书店内却暖意融融。三味文学沙龙的朋友们围坐在一起,听蒋静波介绍她的新书《剡川笔记——旧匣里的东西》。这本书入选了宁波市文联文艺创作重点项目,五十篇小小说,是她从奉化地方志谱中打捞出来的故事。

蒋静波说起写作的缘起。多年前翻阅奉化志谱时,她便想用自己的方式书写故乡。奉化自唐开元置县以来,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底蕴,无数儿女在祠堂与乡野留下佳话。可惜能入志谱的人物,微乎其微。那些被遗忘的,让她觉得可惜。

奉化别称“剡川”。境内的剡江发源于剡界岭,一路向东汇入东海,串联起辖区多地山水。蒋静波喜欢这个别称。她把书名命名为《剡川笔记》,而“旧匣里的东西”则是一个隐喻,取自书中同名作品。在《旧匣》里,一只祖传的旧匣贯穿了王浩的为官岁月,既是容器,也是镜子。在蒋静波看来,那些旧志谱就像一只巨大的旧匣,装载着奉化的历史,她想打开它。

创作过程并不容易。蒋静波面临三重困境:志谱记载多为纲目式生平,缺乏可供开掘的细节矿脉;即便寻得零星故事,也常因缺乏意象张力而难以构建叙事支点;历史写作需在忠实史料与文学想象间保持平衡。她给自己定下规则:所有人物均经史料核查,所有情节皆有文献依据。常常读了几十条人物传,还不能写成一篇文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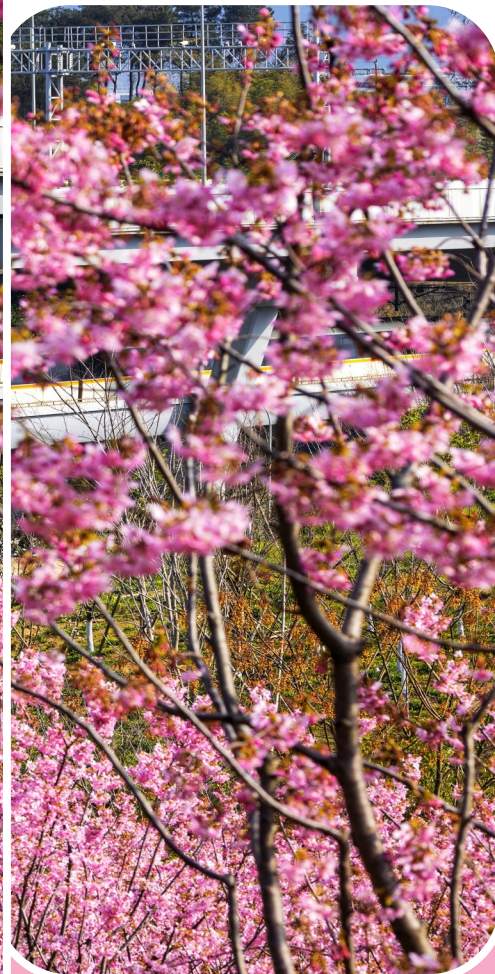
但蒋静波坚持着。取材的标准是细节,而非人物。这是小小说创作的重要方法:以细节出意象,以小见大。她相信,真正叩击人心的,往往不是宏大的叙事,而是细微之处蕴含的力量,如同一束束微光,穿透岁月尘埃,照亮后来者的心灵。

蒋静波举了《一朵白云》的例子。明末进士周齐曾一生经历读书、出仕、弃官、抗清、出家,明亡后始终未出仕,与好友王尔禄割席。她从史料中提取了王尔禄来囊云庵寻访被拒之门外,插入周齐曾一生的遭际。结尾处,王尔禄离开,周齐曾扫去他的足迹,一朵白云悬停在囊云庵顶,飘然有诗意。

夜森表示这本书文笔雅致而简洁,第一句话就进入情境,有零帧起手之感。每个故事篇幅短小,却经过巧妙剪辑,有起伏转折。书中人物虽大多是县志中的道德楷模,但古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普通人的人性光辉,在今天仍有意义。她提到《乳汁》,写清代道光年间奉化知县杨国翰开育婴堂收养弃婴的故事,十分感人。又说到《一条八仙桌的断腿》,原本是寡妇抱桌腿矢志不改嫁的旧事,蒋静波却让断腿里长出蛀虫,用这个意象写出旧伦理对人性的压抑。结尾寡妇去世,断腿碎成粉末被扫入灶火,也写出了时代对旧伦理的抛弃。

沈潇潇从写作技巧上点评。他说每个故事的结尾蒋静波都极尽巧思,但有些恰到好处,比如《祖坟》结尾李偕与子孙的对话,巧妙而意外;有些则略嫌用力,比如《旧匣》结尾的莲花绽放,抒情但落了痕迹。原杰、吴壮贵等文友也纷纷发言,讲述了各自的读后感。大家都认为,对于奉化人来说,这本书的出版有特殊意义。那些散落在志谱中的名字,那些被岁月掩埋的往事,第一次以如此鲜活的方式回到故乡人的视野里。我们的孩子翻开书页,看到的不仅是先人的事迹,更是一条从未断流的精神长河。

蒋静波听着大家的议论,又说起这三年的写作,像一个潜水员,一次次在剡川中打捞旧匣。旧匣不会关闭,因为每代人都往其中投入新的记忆基因。剡川的儿女终将在同一容器中相遇,诉说着同一条河流的故事。



开往春天里

韩晓霞 摄

《太平年》里的人事与奉化

沈潇潇

电视剧《太平年》聚焦五代末年至北宋初年吴越国“纳土归宋”的史实,以吴越忠懿王钱弘俶的成长为剧情主线,讲述他以苍生为念,保境安民,实现天下太平的故事,受到观众热捧。不知有多少观众想得到,剧中人事竟与奉化牵连多多。

剡源九曲是奉化最具历史人文感的一条溪流,留存了许多诗文,其中写二曲辋川,如元诗人陈基诗曰:“二曲山头草木芳,钱王驻辋有余光。”陈子翬诗曰:“二曲萦回水合流,钱王祠下碧悠悠。”明代诗人高启诗曰:“王来有深言,留宿山水夜。”清代宁波“史学大柱”全祖望诗曰:“殿中良高节,钱王更谦光。”……这些诗句都指向一个史实,即钱王来过剡源二曲。据传,在五代时有一位名叫陈文雅(又以官名称其为陈殿中)的高士避乱隐居于此,思贤若渴的吴越国王钱弘俶,便亲自到剡源拜访邀其出仕。

因为钱王到过,当地就有了纪念钱王的钱王祠,除了诗咏,光绪《奉化县志》也载“二曲辋川有吴越钱王祠”。现在的六诏村也有一座钱王祠,这祠本来是祀王羲之的,光绪《奉化县志》载:“一曲六诏有晋王右军祠,右军隐于此,六诏不起,故名……右军宅在金庭,其去六诏密迩,故别业在焉。今庙在晚响岭,而六诏之庙另祀别神。”这别神便是钱王,这种替换历史真实的鹊巢鸠占怪不得钱王,而是因为改建者头脑里有固若金汤的官本位意识:钱王的地位远比书圣、会稽内史、右将军王羲之显赫。

吴越国有三代五王,分别是:开国之君武肃王钱镠,钱镠第五子文穆王钱元瓘,钱元瓘第六子忠献王钱弘佐,第七子忠逊王钱弘俶,第九子忠懿王钱弘俶。那来辋川的是哪一位钱王呢?奉化编著出版的现代书籍几乎都指向钱镠,如1994版《奉化志》记:“二曲辋川:相传为五代十国时陈殿中隐居地,吴越王钱镠曾亲往探望,辋川于此,故名辋川。”其实,这位到过剡源的,钱王是钱镠之后最有作为的钱弘俶。元代剡源第五曲三石人陈沆在《剡源九曲图记》中记:“旧传钱忠懿王尝莅其地,今亦庙食其所。”清代徐兆昂编著的《四明谈助》有宁波百科全书之誉,对此的记载是:“五代时,陈殿中隐于此,吴越忠懿王钱弘俶。”清代三石人赵需涛编纂的《剡源志》卷七载:辋川钱王祠祀吴越忠懿王。

钱弘俶崇仰佛教,对推动天台宗中兴和佛学在两浙地区的传播作出了贡献,也与奉化安岩寺有缘。安岩寺是初创于唐大历年间(766年—779年)的古刹,祖籍奉化的南宋著名文学家、吏部尚书楼钥在《安岩寺记》中称:“吾乡僧刹最众,奉川一邑凡七十有二,雪窦古道场为冠,其次则安岩山也。”当地仍流传着清耸和尚重建安岩寺的传说:五代后汉乾祐年间,安岩

寺已荒废百年,有一位名叫清耸的高僧进山立誓重建寺院。他登上安岩山主峰,用力抛出一块石头,石头落在山谷,他察看觉得是一处堪称“五龙之地”的风水宝地,遂决意在此建寺。清耸是法眼宗的传人,他重建后的寺院改名四明院。他在此开法,香火旺盛。钱弘俶听说后,邀他住持吴越国第一名寺灵隐寺,号了悟禅师。了悟禅师是安岩有史以来所记载的第一大历史名人,与差不多同时代的奉化高僧布袋和尚堪为禅林双壁。

《太平年》里的吴越国元勋重臣胡进思是个狠角色,得知新继位的忠逊王钱弘俶萌生了杀他之意,便先发制人发动宫变,囚禁钱弘俶,迎立其弟钱弘俶为王。宫变虽然得逞,但新继位的钱弘俶并不好惹。在剧中,钱弘俶当廷杀死助胡宫变的同谋何承训,并血溅胡一身。胡进思害怕了,为防不测,称病闭门谢朝,“命诸子悉渡江散处台空间。次子庆因度奉化童公岭,得石楼、蓬岛之胜,始定家焉”。童公岭位于奉化尚田原村东,界宁海县,因后唐明州防御使童义分兵防守此岭而得名,石楼是蓬岛山南面相邻的一座山,因“有石如屋,两崖跨涧,飞瀑邻下”而得名。如今,蓬岛山下蓬岛村因建葛岙水库而人去村空,但还有两处标志性的古迹。一处是村口明代胡氏照壁,为雕刻精美的砖石结构。照壁正对一座悬山顶穿斗式三开间高平屋,为胡氏先祖纪念馆,悬有“尚书第”牌匾,见证着胡氏家族的昔日荣耀。另一处是村东临溪的胡氏祖庙灵昌庙,现存五开间带院子的建筑为1934年重修。据明永乐年间胡氏族谱载,北宋重和间(1118年—1119年),七世祖四四、四八兄弟为防“寇寇掠掠”而捐资“养民兵防护乡里”,时适逢丞相吕颐浩“适台(州)惠奉(化)”,听到此事迹后报于朝廷,皇上特授胡氏兄弟为保义郎、宣义郎,并赐额其始祖胡尚书公庙为灵昌。据查考,胡进思的故乡在湖州,胡进思发动宫变后忧思成疾,疽发而亡,没有像剧中归隐山林的从容洒脱,病逝后长子胡璟扶棺回乡,立祠祭祀,后朝廷赐额灵昌庙。蓬岛村的灵昌庙应是胡进思后人为慰乡思所建。

钱弘俶的弟弟,即武肃王钱镠之孙、文穆王钱元瓘的第十子钱弘亿在后汉乾祐二年(949年)判明州诸军事,宋建隆元年(960年)以奉国军节度使持节明州。明州为吴越国重地,多位钱镠子孙出任过明州刺史,其中钱弘亿在任期间多有善政,如“浚广德湖,筑塘岸周围一万一千八百七十一丈”,对它山堰“增筑全固”,还疏浚了日、月两湖,王安石评价说“钱氏时置营田吏卒,岁浚治之,人无旱忧,恃以丰足”。钱弘亿在明州任职期间结识了清耸禅师,对他颇为敬仰,执事师之礼。清耸禅师后来被钱弘俶请到临安开法,又住灵隐寺,举荐者当是钱弘亿。

钱弘亿于宋乾德五年(967年)二月八日卒

于任上,四月二日葬于奉化县西三里北山。钱弘亿的墓志铭《奉国军节度使彭城钱公碑铭》(又名《钱亿碑铭》),由时任户部尚书崔仁冀撰写,全文长达两千一百余字,此碑铭现由区文保所收藏。宋宝庆《四明志》记钱弘亿“葬奉化白石里”,里是区划行政单位,北山离县城虽近,但在宋代属离孝乡白石里。光绪《奉化县志》载:“北山庙,县西北(历史作县北)二里金字山麓,旧在凤山北,后徙今址,神姓钱名亿,宋奉国军节度使。”碑铭原在墓祠内,北山庙似是钱弘亿墓祠。鄞籍明代诗人、进士丰坊曾有咏北山庙诗:“庙貌依山麓,碑文带薛痕。春光浮密树,溪色荡重垣。拯乱还仁政,承芳有闻孙。同游如昨日,高士失南园。”奉化籍明代诗人、进士宋琰亦咏:“宋诞英髦狱狱灵,分封立邸振功名。东南沧海风波息,吴越青天玉柱擎。自古山林存庙貌,至今民物仰神明。独怜为国登临少,驻节题诗感慨生。”除了北山庙,奉化各地分祀钱弘亿的还有善因庙、棠溪庙、永丰庙、北祠庙、陇兴庙、马岙庙、上兴庙(有两座)等,甚至到了清末仍有人新建南祠庙祀之。钱弘亿在奉化民众中声望之高,由此可见一斑。

奉化兼山海之利,对自汉代以来的鲑酱、奉蚌、江瑶柱等贡品,人们早已耳熟能详,而蓬岛山上的土曾是宋朝贡土却鲜为人知。光绪《奉化县志》记载:蓬岛山泥土“宋时尝贡土实社”。“封土立社”是历代帝王彰显他们拥有疆域主权的重要载体,蓬岛山贡土就是用来筑宋代社稷坛的。钱弘俶“纳土归宋”后,宋朝的社稷坛当有吴越国的贡土。而吴越国下辖十三州,明州只是其中之一,具有如此重要象征意义的贡土怎么会轮到明州下辖的奉化呢?一种猜想是:钱弘俶对胡进思废黜其兄而迎立自己为王固然有一种复杂的心态,在警戒和防备之中,难道没有掺杂进一点微妙的感恩心理吗?他选择胡进思后裔聚居地蓬岛山为取贡土之所,也许有这种潜意识在驱使使然。另一种猜想似更靠谱些:钱弘亿向兄长钱弘俶推荐了蓬岛山山土,因为他那么忠于明州刺史的职守,又那么钟情于奉化山水,以至愿意百年之后安葬在奉化,如此重要的贡土非明州、奉化莫属。这两种猜想在全祖望的《蓬莱山贡土歌》(蓬岛山又称蓬莱山)中也能看出蛛丝马迹,诗曰:“臣俶巨亿大欢忭,此贡直比南金丰。”这不就透露出贡蓬岛山之土是这兄弟俩的共谋吗?细究后发现全祖望也有笔误,钱弘亿于宋乾德五年(967年)二月八日卒于明州刺史任上,而钱弘俶的“纳土归宋”是在宋太祖赵匡义太平兴国三年(978年),这时钱弘亿已去世十一年,他怎么可能与兄长钱弘俶一起为贡上蓬岛山土而“大欢忭”呢?合理的解释也许是:钱弘俶选在明州奉化取贡土,算是寄托了对弟弟的一份念想吧。